



THE STORY OF FLEETING LIFE

袈裟双树 著

# 浮生物语

叁

上

番外篇

长江出版传媒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裘櫂双树 著

# 浮生物语

THE STORY OF  
FLEETING LIFE

叁

上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生物语. 3. 上 / 裘楞双树著. -- 修订本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8.5  
ISBN 978-7-5354-9601-0

I. ①浮… II. ①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5816号

责任编辑: 曹程 孙晓雪

特约编辑: 万旭进 胡梦怡

装帧设计: 陈启 余璐杉

责任校对: 陈琪

责任印制: 邱莉 胡丽平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-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: 17 插页: 5页

版次: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330千字

定价: 39.8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-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知音动漫图书·新阅坊

ZHI YIN COMIC BOOK 以梦想之名点燃阅读











THE STORY OF  
FLEETING LIFE

浮生  
物语

叁  
上

Written by 裘櫛双树  
Illustrated by 鹿荷





如果永远停留在一处，  
你就永远只看到一片天空，  
不是整个世界。





知音动漫图书·新阅坊出品  
《漫客小说绘》书系



## 目录

第四章	第三章	第二章	第一章
小青	桃源	千机	妒津
105	071	037	001



番外

263

特别篇

茶国

205

第六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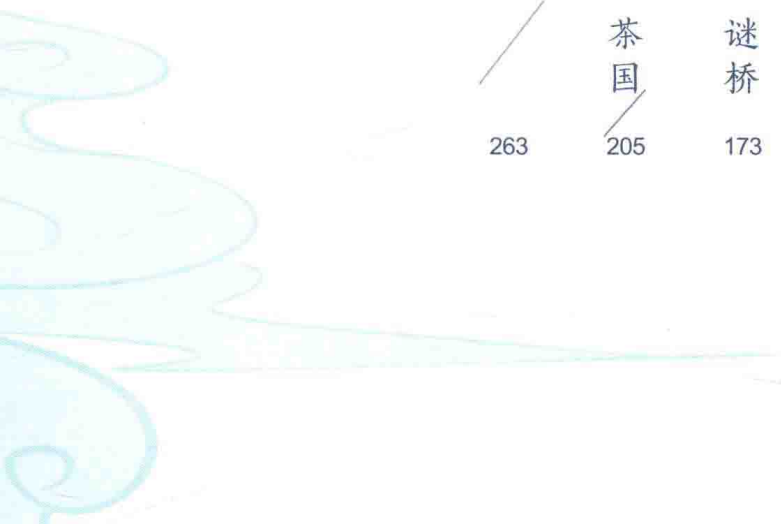
谜桥

173

第五章

悬壶

139





【第一章】好洋

这一次，不停真的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不停，  
我的店，开到了勇往直前的房车里。



◎楔子◎

我是一只树妖，生于漫天飞雪的十二月，浮珑山巅——这句开场白我念了三年。

第一年，我在找一个人。不对，不是人，是条从东海跑出来的龙，这条龙化成的男人，与我纠缠出千百年的恩恩怨怨，爱恨离合，说不完，道不尽。后来，他失踪二十年。一个藏，一个找。我寻得累了，便在那叫忘川的城市里开了处小店，店名“不停”，专售甜品。那一年我遇到的客人，像极不停里的甜品，千姿百态，各有滋味。当然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人，是妖。来找我，并不为口腹之欲，大多数人只与我喝一杯茶，讲个故事。

我请他们喝的那杯茶，苦得人神共愤，总得按耐住想退缩的念头，拼命过了舌根那一关，才能品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滋味——甜。

这杯茶，名为“浮生”。

年尾，我嫁了人，也不对，是嫁给了那条龙。

蜜月归来，又是一年，回到那幽静小巷中空等三百余天的家，拍净身上的尘土，重操旧生涯。这一年，不停成了家旅店，有神秘人赠我一份礼物，软烟罗织成的灯笼，有诗四句——停步饮君茶，一夕浮生梦。但去莫复问，白云无尽时。

我打心里喜欢这礼物，哪怕送它给我的人，差点将这世界引入地狱。

为了这件事，我与我的夫君，还有客人们，都拼上了性命，狠狠忙碌了一场，还好，没有白忙。人类健在，世界安好。

不过对我而言，这一年最大的变化，是我由老板娘变成了怀孕的老板娘。

对即将成为母亲这件事，我总归是淡定的，不淡定的是孩子他爹。就不多提那男人了，各种囡事他都干过了，世上能找到的育儿书籍全被他买回来，挑灯夜读，如痴如醉，

还用自己奇丑无比的字体记录了几大本读书笔记。

我也无数次偷看镜子里的自己，不觉有多少变化，连身材都未有丝毫走样。只是偶尔，偶尔中的偶尔，会闪电般感应到身体中有另一个鲜活的生命在运动——伸手，踢腿，我猜想着这个家伙的各种动作，便情不自禁笑出来。

确实，不能拿人类的标准来衡量，我的孩子，有一个妖怪母亲，还有一个龙族的父亲。想一想，总觉得混乱甚至不可思议，但仍本能地期待他或她的出世。这种期待，是低调隐秘的，不被表现出的甜如蜜糖。

按照所有人的想法，今年我应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安心待在我的不停里，好吃好喝被伺候着。旅店什么的也不要开了，咱家不缺钱，多的是金子。只要将自己与肚子里那个养到圆圆肥肥，便是功德无量了。

可我干了什么呢？

你们还不知道我是在什么地方与你们感慨这么多话吧？！不好意思，各位观众，我现在正坐在一辆二手的 BENZ LMC 房车里，欢欢喜喜握着方向盘，在一条牛羊处处、尚算宽阔的乡村小路上昂首前行。

谁说妖怪就要飞来飞去的，谁说妖怪就不能老实考驾照的，我大概是妖怪界第一个拿到国家正规驾照的奇葩吧！身份证户口本这类的东西你们不必担心，要捏造一个人类身份太容易。而且，去年我还是同期学车者中第一个考过的！

不过，好歹新手上路，且是第一次独自驾车远行，车速没敢太放肆……嗯？为什么是独自？

你们早已习惯将我与那条龙，还有不停里那些奇奇怪怪的物种们绑定在一起了？啧啧，这次还真不能让你们如愿了，因为我留书出走了，很大逆不道地为自己安排了一场崭新的长途旅行。

我留下了不停，但带走了屋檐下的灯笼，现就挂在后车门的背后；留下了赵公子与纸片儿，但带走了我们合拍的全家福，放在钱夹里；留下了敖炽，但带走了我跟他的娃。

放心，我跟敖炽之间并没有任何矛盾，这么做，无非是出于更周全的考虑。

因为，意料之中的麻烦出现了——不久前，天帝又派了那不讨人喜欢的战神去了东海，自然是为那暗藏玄机的“灵凰十二棺”。称天帝有命，欲提早取回这物事。龙王唯有推说龙墓乃东海圣地，开启之日极有讲究，岂是想开就开，让他们年底再来。亏得东海龙族不受天界管辖，战神獠元纵是地位尊荣，也不得不给龙王三分面子，但聪明如他，岂会察觉不到事情有疑。

寻回那剩下的十一颗被伪装成凤凰眼睛的“青珀”，已然不能再拖延。

獠元离开的翌日，龙王来了不停，连座也没落，便将一件东西放到我与敖炽面前——一块石头，鸡蛋般大小，沙黄而粗糙，错落的棱角透着挥不去的沧桑，可奇就奇在这石头的正中间，却生生开出一朵鲜灵灵的小花，细嫩鲜黄，小鸡雏似的可爱。

这的确是从石头里长出的生命，鲜活得不能再鲜活。我也曾猜是有花种凑巧落到石缝，可这石头虽然粗糙，却是天生天衣无缝。更奇的是，举起它透光一看，竟能隐隐一窥内里，那小花的根茎确实自石头内部生出，浑然一体。

龙王说，那颗被他带回东海的青珀，第二天便褪去了外头那层玉壳子，变成了这模样。谁也没想到，这青珀之内还另有乾坤，之前只当它是个镇住凶兽的玉质封印而已。

对于这件怪事，龙王的推测是，这石头才是真正的封印。不知何原因，有人在这层封印之外又加了一层，才令我们误以为最外头的青珀便是封印的全貌。这么一想，是要封印怎样的东西，才需动用双重保险？！回想去年与有屈的一场恶战，我有点胃疼。

不过，打我拿起石头准备细看时，事情才走入关键点——手与石头接触的瞬间，我被“烫”到了，看不见的火焰从石头深处蹿出，钻进我的皮肉，说不上疼，但那刹那的感觉，居然让我想飙泪，悲壮与无奈，牵挂与寄托，奇奇怪怪地糅作一团，打到心上，转眼又无迹可寻。

手一滑，石头啪啦落在地上。

敖炽当我手拙，拾起一看，石头完好无缺，却平白浮出一个字，像有人早雕在上头一般——一个清清楚楚的“北”字。

我们都肯定，这个字，之前是没有的。

面面相觑半晌，北？

莫非是某种玄奇的暗示？

敖炽突然道：“东海之北，有座常年被浓雾遮蔽的硕大海岛，平日无人踏足，那岛便叫北山。这字是提醒我们，要找到剩下的青珀得去那里？”

龙王觉得可以循这个线索试试看。

可我的念头是，这个北字，也许只是让我们往北去。

龙王与敖炽临走前，我让他们将那块开花的石头留给我保管，理由是我也许能研究出更多线索。天界那边显然不会轻易放过东海，可青珀失踪这件事又不能为太多人知道，所以只好我们自己多受累，寻些可信任的人，大家一起多跑些地方找吧。

无人异议。敖炽出门前，用力抱了抱我，什么也没说。

我和他心里都有数，若不及时找回那十一个玩意儿，东海恐有大祸。关于天帝那个老头子的传言，一直很少，可越是看不清的人，才越让人生畏。何况那还不是人，是神，



天界里最唯一的主宰，连獠元那样的人物，也要臣服其下。

总之，好歹是东海的媳妇，岂能眼见自家人被欺负？我会做一切我能做的。

没告诉敖炽我去了哪，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会去哪儿嘛，只在留书中说，时间紧迫，分散寻找，若有消息，短信联系。顺便也交代了一下赵公子跟纸片儿看好家门，别忘交水电费。

反正整件事导致的后果，便是此刻你们所见到的，我开着二手车，拖着几大箱茶叶，以专卖浮生茶的流动商贩身份，一路往北。

这次，不停真的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不停，我的店，开到了勇往直前的房车里。

前面会遇到什么？我怎么知道。

反正，我不怕。



半碗水，半碗泥，捏个娃娃笑嘻嘻。

左一个，右一个，两个娃娃在一起。

你牵我，我牵你，咱们永远不分离。

年轻娇艳的小媳妇，挽了个蓝花底子的布包袱，悠闲地骑在一头小毛驴上，油亮亮的黑发在脑后绾了个别致的髻，时令小鲜花别在鬓边，染得红红的嘴唇咿呀呀唱着山歌，时不时掠过的春风撩动那件翠绿的罗裙，露出顽皮晃动的三寸金莲。

这女子身上太多颜色，俗气但也艳丽。

无人知她是回娘家省亲，还是赶着回夫家做饭，只见得一片彩画似的风景，朝前头那座横跨一条蜿蜒河水的石板桥而去。

小毛驴摇头晃脑走到桥边，远远已瞧见一群人，男女都有。男的倒还无异，一个个挑担牵马，该怎么过便怎么过去了，怪就怪在那几个妇人，个个长得不坏，穿戴也齐整，涂脂抹粉一番倒也别有风韵，孰不知这好好的模样，却生生被她们自己糟蹋了。过桥之前，她们从包袱里拿出比乞丐袍子还破旧的衣裳换上，再将手上沾满泥灰，将那一脸好好的脂粉弄得乌七八糟。这还不够，别致的发髻也拆得像刚从被窝里钻出来一样，一番努力之下，美貌妇人瞬成邋遢大嫂。

一切妥当，大嫂们又朝右手边拜拜，咕哝几句“石尤奶奶保佑”，这才迈出小脚，七分恭谨三分畏惧地从石板桥上过去。